



一匹马
走进
酒吧

A HORSE

大卫·格罗斯曼作品系列

WALKS INTO

A BAR

DAVID GROSSMAN

[以] 大卫·格罗斯曼 著

张琼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一匹马走进酒吧

A HORSE
WALKS INTO
A BAR

[以] 大卫·格罗斯曼 著
张琼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6828

David Grossman

A Horse Walks Into A Bar

Copyright © 2014 by David Grossm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Deborah Harris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匹马走进酒吧 / (以)大卫·格罗斯曼著;张琼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大卫·格罗斯曼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3461-8

I. ①—… II. ①大…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5180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何家炜 邵莉莉
装帧设计 钱 璐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6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 页 5
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61-8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 Horse Walks Into a Bar

“晚上好！晚上好！庄严的恺——撒——利——亚^①——全城晚上好！”

舞台上空无一人，滚滚雷声般的吼叫声在左右两侧间回响。观众渐渐安静下来，满怀期待地咧嘴笑着。一位矮个子、瘦削、戴眼镜的男人被人从侧门踢出来似的，趑趄着上了舞台。他蹒跚几步，跌跌绊绊，两手往木地板上一撑，臀部猛地往上一翘。四下观众席上传来散乱的笑声和掌声。人们还在鱼贯进入夜总会，一边高声闲聊。“女士们先生们！”一位站在灯光控制台边的男人开口了，此人一副谨言慎行的模样。“掌声有请杜瓦雷·G！”台上的男子依然猴子般蹲伏着，大大的眼镜框斜架在鼻子上。他慢慢转过脸来，不眨眼地一直盯着众人。

“哦，等一下，”他咕哝着，“这里不是恺撒利亚，对吧？”一阵笑声。他慢慢直起身子，拍拍手上的灰尘，“经纪人好像又在耍我了。”有几位观众喊出声来，他惊愕地瞪着他们：“你们说啥？又来了？您，第七桌的，没错，换了新嘴唇模样棒极了，真的。”

^① 以色列著名的罗马时代古城遗址。

那女人咯咯笑起来，一只手捂住嘴巴。表演者站到舞台边缘，身子轻轻地前后晃动。“严肃点儿，亲爱的，您刚才的确说过内坦亚^①？”他睁大了眼睛，眼珠子简直布满了整块眼镜片：“先得说清楚，您确实是坐在这里，而且很肯定，千真万确，我此时此刻真的是在内坦亚，而且连防弹衣都没穿吗？”他双手交叠放在裆部，一副恐慌表情。众人笑着高喊，有几个人还吹起口哨来。又有几对人从容地漫步进来，身后还跟着一群吵吵嚷嚷的年轻男子，这些人貌似正在休假的军人。小小夜总会挤满了人。熟人们相互打着招呼。三个穿着热裤和霓虹紫吊带背心的女招待从厨房里出来，走到不同的桌子旁。

“听着，红唇，”他朝着第七桌的女人微笑，“我还没说完呢，咱继续聊。我的意思是，您像个漂亮正经的年轻淑女，说真的，您一定拥有独创的时尚感，如果我对您的迷人发型没有判断错的话，发型师一定是——先让我猜猜，发型师一定是那个设计圣殿山清真寺和迪莫纳核反应堆的吧？”观众席爆发出笑声。“假如我没说错，我还发现从您那里隐约地散发出大堆钞票的味道。我是猜对了呢，还是猜对了呢？呃？有一点点对？不对？根本不对？我这么问是因为我还察觉到了大剂量的肉毒杆菌，更别提过度缩胸了。假如您要问我的话，那个外科医生真该刹手的。”

那女人胳膊交叉抱住身体，把脸埋了起来，从手指缝间发出开心的尖叫声。那男人一边说话，一边迅速地从舞台一侧走到另一侧，双手相互搓着，目光扫过观众。他穿着舞台专用的牛仔靴，

^① 以色列一城市，在恺撒利亚以南。

脚跟移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我一直很想弄明白，亲爱的，”他高声说道，眼睛并没朝那女人看，“像您这样聪明的女人怎么会没想到，对别人说这话时得小心谨慎、明智而周到呢。您不能打耳光般告诉对方‘你是在内坦亚’。啪！您这是咋的了？您得让人有点儿心理准备，尤其对方还这么瘦弱。”他拉起自己褪色的T恤，全场一片惊愕。“瞧见没？”他冲着坐在舞台两侧方向的众人，一把裸露出自己的胸脯，咧着嘴笑道，“看见了吗？皮包骨头。基本上都是软骨。我对天发誓，如果我是一匹马，我就得去炼骨胶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吧？”众人报以尴尬的笑声和厌恶的呵呵声。“姐啊，我的意思是，”他又转向那女人，“下一次，您要是想对人说这样的话，就得斟字酌句，先得麻痹对方，老天呐，得让他麻木迟钝了。您得柔声迷惑他的耳朵，就像这样：恭喜你，杜瓦雷，哦，最英俊的男人呐，你赢了！你被选中在海岸平原上参加一项特殊实验，不会很久，九十分钟而已，最多两个小时，据说这是此地人均无风险曝光的最长可允许时限。”

观众大笑，那男人露出吃惊的表情。“你们干吗傻笑啊？那笑话就是在说你们自己！”他们笑得更厉害了。“等一下，我得把话说清楚，难道没人告诉你们，你们只是开场观众，之后我们才让正式观众入场？”口哨声、哄堂大笑，还有几处传来了嘘声，有人朝桌子嘭嘭地砸拳头，不过大多数人都被逗乐了。高挑、瘦长的一对走进来，前额上都耷拉着柔软的金色刘海。这是一对年轻男女，也许两个都是男的，身穿亮色的黑衣，胳膊下夹着摩托车头盔。台上的男人瞥了他们一眼，微微蹙起眉头。

他迅速移动身子，每隔几分钟就飞快地出拳，像是在和无形

的对手搏击，虚晃一下，如骁勇的拳击手般敏捷。观众就爱看这种表演。他一只手遮住眼睛，一边扫视幽暗的全场。

我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

“伙计们，当着各位的面，我敢摸着良心对大伙发誓，我爱内坦亚，没错，热爱！是吧？”“是的！”一些年轻的观众喊起来。“我会告诉大家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就是星期四晚上，和你们一起来到了这片迷人的工业区，不光如此，而且是来到一间地下室，差不多就要撞上那了不得的氦矿了，还一边插科打诨逗你们乐，是吧？”“是的！”观众们高声回应。“错，”那人肯定地说道，还乐颠颠地搓手。“我这都是胡说八道，胡闹罢了。我得实话实说，我可受不了这城市，我可得摆脱内坦亚这堆垃圾。大街上人人都像是证人保护计划的目标，而剩下的那些人想把对方用黑色塑料袋套起来塞进车子的后备厢。相信我，要不是我得养着三个漂亮女人和一、二、三、四、五，五个孩子，算算看，五个呐，我对上帝发誓，今晚站在你们面前的可是史上第一个患产后抑郁症的男人啊。五次啊！实际上是四次，因为其中有一对是双胞胎。但其实还是五次，假如你算上我自己出生后抑郁的那次。可这一大堆破事最后让你得了好处，我亲爱的内坦亚，因为要不是为了我那些个长乳牙的吸血鬼，我才不干呢，绝不！今晚我得从约阿夫这里赚这区区七百五十谢克尔，他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还一点儿不领情呢。好吧，开始吧，朋友们，我最最亲爱的人们，让我们尽情欢乐吧！把房顶掀翻了！让我们掌声欢迎内坦亚女王！”

观众鼓起掌来，这一反转让他们略感疑惑，不过他们还是被他热情的呐喊和亲切明朗的笑容感染着，他的情绪发生了彻底转

变。方才备受折磨、揶揄的苦涩消失了，仿佛镜头闪光灯一亮，就换成了轻声细语、睿智文雅的姿态，令人难以想象此人刚刚还在不停地吐槽。

他显然很享受自己造成的这番困惑。他像指南针似的用一只脚做轴心，身体慢慢绕着转起来，一圈转完，他扭曲着脸，又露出一副苦相：“我得宣布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内坦亚。你们不会相信自己会这么走运，可是今天，八月二十日，恰恰是我的生日。谢谢，谢谢大家，你们太善良了。”他谦卑地鞠躬。“是的，没错，五十七年前的今天，世界变得更糟糕了一些。谢谢你们，亲爱的。”他昂首阔步走过舞台，做出用扇子往脸上扇风的动作，可手里什么都没有。“你们真好，真的，大家不用这样，我受之有愧，离开时记得往盒子里扔支票，是现金的话表演结束后放在我胸口就行，假如你们带了性爱赠券，现在就直接上来好了。”

一些人朝他举杯致意。有几对人吵吵嚷嚷地走进来，男人们一边走一边鼓掌，这些人在靠近吧台的几张桌子旁坐下。他们挥手向他打招呼，女人们还喊着他的名字。他眯着眼看看他们，像是眼睛近视、看不清楚似的也挥手示意。他一次次转向房间后部我桌子的方向。从他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想与我对视。但是我不能直视他，我不喜欢这里的氛围。我不喜欢他呼吸的空气。

“这里有超过五十七岁的吗？”有几只手举了起来。他看看这些人，敬畏地点点头。“真了不起，内坦亚！这可是了不得的岁数啊！在这种地方活到这年纪可不容易，是吧？约阿夫，把聚光灯照向观众，让大家瞧瞧。女士，我说的是五十七岁，不是七十五

岁……等一下，各位，一个一个来，够杜瓦雷忙的。没错，四号桌，您刚才说啥来着？您马上也五十七岁了？五十八？天呐！够狡猾的！您超前啦！什么时候，刚才您说的？明天？生日快乐！您叫什么名字来着，先生？什么？再说一遍？尤——尤莱？开玩笑吧？该死的，伙计，您父母太亏待您了，呃？”

那个叫尤莱的男人开心地笑着。体态丰满的老婆倚着他，抚摸着他的光头。

“伙计，您旁边的那位女士，那个在您脑袋上指点江山的，是尤莱夫人吧？坚强点儿，老兄，我是说，您也许希望‘尤莱’是最后一击，是吧？您才三岁就意识到父母对您做了什么。”——他慢慢地沿着舞台走动，一边拉着一个无形的小提琴，“那时您独自坐在托儿所的角落里，嚼着妈妈放在您午餐盒里的生洋葱，一边看着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您对自己说：打起精神，尤莱，重挫不会一而再。意料之外！还真的一而再了！晚上好，尤莱夫人！告诉我，亲爱的，您能否透露给大家，既然彼此都是朋友嘛，告诉我们您为丈夫这特殊的日子准备了什么了不得的惊喜呢？听着，我看着您，就能确切知道您这会儿脑子里想的是啥：‘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尤莱，今晚我就答应你，不过看你胆敢对我做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你图谋的事情！’”观众哄堂大笑，包括那位女士在内，她都要笑岔气了，笑得脸都变了形。“实话告诉我，尤莱夫人，”他放低声音耳语道，“这话就我俩知道，您真的认为这项链和链子能遮盖住下巴吗？不，说真的，难道您没觉得不公平吗，在全民节衣缩食的日子里，尤其是以色列的众多年轻夫妇勉强只能保住一层下巴，”他拍了拍自己回缩的下巴，样子像是受到

惊吓的啮齿动物，“而您居然能轻松愉快地就伸出两层——不，等一下，三层呢！女士，光是甲状腺肿的皮肤就足够做一整排占领特拉维夫运动^①参与者的新帐篷了！”

一片稀稀拉拉的笑声。那位女士也挤出了笑。

“顺便说一句，关于内坦亚，既然我们正在讨论经济理论问题，此刻我要强调一下，以免有人怀疑我的立场，我支持资本市场的全面改革。”他停顿住，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双手撑在臀部，哼了一声。“我是个天才，告诉你们，嘴里跑出来的话连我自己都不懂。听好了，至少在刚才的十分钟里我一直坚信，要完全根据纳税者的体重来纳税，纳肉体税！”他又朝我的方向瞥了过来，这次眼神停了一会儿，好像很警觉，企图从我这里辨认出他记忆中那个憔悴小男孩的样子。“大家说，还有比这更公平的事情吗？这是世上最合理的事情了！”他又拉起了T恤，这一次他将T恤慢慢卷上去，做出诱惑人的样子，向我们袒露了凹陷的腹部，上面还有一条横亘的疤痕，他的胸部很狭窄，肋骨吓人地凸起，皮肤起皱，还有斑斑点点的溃疡。“可以根据下巴来征收，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不过我觉得咱们可以采取纳税等级制。”他的T恤依然卷得很高，有些人不忍直视，其他人则转开视线，轻轻地吹着口哨。面对这些反应，他毫不掩盖自己的兴奋和得意。“我要求征收递进肉体税！可以根据腰腹部赘肉、大肚腩、臀部、大腿、女性脂肪团、男性丰乳以及女人手臂下晃荡的‘掰掰肉’来计算！我这种办法的好处在于不存在欺骗和误解：一旦体重增长，

^① 以色列民众抗议生活费用飞涨的社会活动，首次发生于2011年夏天。

就多缴税！”他的T恤终于落了下来。“不过说实话，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何要从制造财富的人民那里征税，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听着，内坦亚，听仔细了：国家应该只向有理由相信是快乐的公民那里征税。那些能发出由衷微笑，那些年轻、健康、乐观的人，那些能在大白天吹口哨、晚上有性生活的人。那些人才是唯一应该纳税的傻子，他们才应该被剥夺所拥有的一切！”

大多数观众都赞同地鼓起掌来，只有几个人，基本都是年轻一些的，嘟起嘴唇发出了嘘声。他用一块巨大的马戏团小丑用的红色手帕擦了擦前额和脸颊的汗，任双方尽情地争执一会儿。同时，他恢复了呼吸，眯起眼睛，又朝我望了望，直盯着我的眼睛。就在此时，我们俩之间撞击出一道火光，但愿其他人没有察觉。你来了，他的眼神这样说着。瞧瞧时间都对你们做了什么，现在我就在你面前，别可怜我。

他又迅速转开眼神，抬起手示意观众安静下来。“说什么？我听不清楚，说得再响点儿，第九桌的！没错，不过我先得请你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做的，因为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要干什么？就是你把两边眉头蹙起来的样子！不，坦诚点儿，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把一条眉毛和另一条连起来的？他们在新兵训练营教你的？”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开了，“说到吓唬人，我父亲可是个强硬派修正主义者，他极度崇拜亚博廷斯基——放尊重一点儿！”有几桌上传来了挑衅的鼓掌声，于是他轻蔑地挥着手，“行啊，第九桌的，说话啊，别躲回去，冲着我来啊。什么？不，我可没开玩笑，加格梅尔，确实是我生日。就在此刻，不早也不迟，就在耶路撒冷的老哈达萨医院，我母亲萨拉·格林斯坦

分娩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是吧？一个声称把最好的都给我的女人，却把我生了下来！我的意思是，想想有多少审判、牢狱、调查和系列犯罪都是因为谋杀而起，可是我还从没听说有一件案子是关于分娩的！从来没有关于预谋分娩、过失分娩、意外分娩的案子，甚至没有煽动性分娩的案子！可别忘了我们是在谈论一桩罪行，而受害者就是小孩！”他把风扇进了自己张大的嘴巴，好像要窒息的样子。“这里有法官吗，有律师吗？”

我缩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可别让他一直盯着我。幸好，一旁有三对男女向他示意。原来是那些新学院里学法律的学生。“滚出去！”他厉声吼叫着，声音很可怕，一边挥舞手臂，踢腿，观众朝他们吹口哨，喝倒彩。“死亡天使，”他喘息着大笑，“走到一位律师跟前，对他说时辰到了。那位律师便开始哭号：‘可我才四十岁啊！’死亡天使说：‘不是按可计费时间算。’”他猛击一拳，又来了个大转体。那些学生比其他人笑得更厉害。

“说到我母亲，”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各位听好了，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此事极为重要。有谣传，这只是小道消息，说当他们把刚生下的我抱给她看时，她露出了微笑，甚至可能是开心的微笑。怎么可能，听我说！这完全是诽谤！”观众笑了。这个男人突然双膝跪在了舞台边缘，不停鞠躬点头。“原谅我，妈妈，我搞砸了，我背叛了您，为了搞笑我把您都给卖了。我卖笑为生，没法子呀……”他跃起身，好像有些晕眩，身子翘起着。“说实话，不开玩笑，她真是世上最美的母亲，我对天发誓，实为罕见，蓝色的大眼睛。”——他张开了双手手指，我也想起他小时候那对闪亮、纯净的蓝眼睛——“而且她也是世上最疯癫、最忧伤的人。”

一滴眼泪落了下来，他嘴角上扬，露出微笑。“她就是这样的人，这也是我们的命运，我并非要抱怨，我老爸也接受了，真的。”他停下来，使劲抓着头两侧的头发。“嗯……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说……没错！他是个了不起的理发师，给我理发的时候他都不收钱的，尽管这违背了他的准则。”

他又瞥瞥我，看我有没有笑。可是我没笑，连假装都不愿意。我要了一杯啤酒和一杯伏特加淡饮。他刚才说啥来着？你得麻木些才能熬过去。

麻木？我真正需要的是全身麻醉。

他又恢复了之前兴奋地冲来跑去的状态，仿佛在自我激励。一道聚光从上面打下来照着他，身旁跟随着颤动的阴影。他的动作在身后墙上巨大的铜瓮曲面上投射暗影，那暗影还挺怪异，延迟了一会儿才出现。铜瓮可能是此前演某一部戏时遗留下来的。

“说到我的出生，内坦亚，就让我们好好说说这次宇宙大事件吧，因为我，这会儿我先不说，等我在娱乐业达到巅峰，成了家喻户晓的性象征……”他停下来，嘴巴大张着点头，等人们先笑够了。“不，我是说黄金时代的我，在我开创历史的起点，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候，我被彻底搞砸了。他们把所有的电线缠绕着放在我的脑子里，弄得一团糟，你们不会相信我当时有多怪诞。不，真的，”他微笑着，“再来点儿笑声，内坦亚？你们真想笑吗？”接着他责怪起自己来：“真是个愚蠢的问题！噢嚯！这可是脱口秀表演！你们还是没领会？真笨！”他啪一声重重地拍打着自己的脑门。“他们到这里就为了这个！他们是过来笑你的！是吧，伙计们？”

这一下子可令人尴尬了，那记拍打。真是令人意料不到的暴力，阴郁的、截然不搭调的氛围出现了，全场陷入沉默。有人发出了牙齿咬硬糖的嘎嘣声，那声音在整个夜总会回荡。他干吗坚持要我过来？他做得不错，干吗要雇我来暖场？我疑惑着。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他大声说着，好像方才那记拍打从未发生过，就当他的额头也没有由白转红，眼镜也没有被扭弯。“有一次，我那时十二岁上下，决定要去弄个明白，自己出生前九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我爸爸会被撩拨得那么兴奋，居然和我妈颠鸾倒凤。这会儿你们该明白了吧，除了我之外，还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我爸裤裆里能火山爆发。我倒不是说他不爱我妈。说真的，他自打清早睁开眼睛那一刻起，到上床睡觉，无非是在货栈、轻骑、零件、破布、拉链、各种劳什子堆里游手好闲，你们就假装听明白了我在说啥，好吗？这个城市真棒，内坦亚，很棒的城市，总之就是在废物堆里混，对男人而言，比生计更重要，比一切都重要的，就是撩女人。他就想让她对自己笑，并轻抚自己的脑袋：好乖，真乖。有些男人会给心上人写诗，是吧？”“没错，”有些人答道，依然很吃惊。“有些家伙还为她们唱小夜曲，是吧？”“没错！”又有些声音加了进来。“还有一些人，我也不知道……他们会送钻石，或是豪宅，送大排量汽车、高级定制的灌肠剂，是吧？”“没错！”有几个人喊起来，很起劲的样子。“于是也就有一些人像我老爸，哦，他会在艾伦比大街的一个罗马尼亚老妇人那里买上两百条冒牌牛仔裤，而后在理发店的里间把它们当正牌李威牛仔裤给卖了，这一切是为了啥？就是为了能向她展示那本小笔记本，让她看看自己能赚多少钱——”

他停了下来，眼睛四处望，有那么片刻，莫名其妙的，观众也屏住了呼吸，好像在跟他一起张望。

“不过真要是碰她，男人碰女人的那种方式，哪怕是在走廊里轻拍一下屁股，就这么点儿事，我还从没见他做过。所以嘛，伙计们，总之你们都很聪明，你们选择住在内坦亚。大家倒是说说看，他为何从来不碰她，为什么呢？他娘的只有老天知道了。等等，什么——？”他踮起脚，使劲朝观众眨眼睛，一副激动、感恩的表情。“你们真想听这事？你们真有兴头要听这些关于我王室家族的狗屁事？”对此观众意见有了分歧，有一些人起劲地喝彩，其他人则朝他嚷着，说早该开始讲笑话了。两个脸色苍白、穿着黑皮装、骑摩托车来的人用双手拍击着桌面，拍得啤酒杯直晃动。很难看出他们究竟支持哪一方；也许他们只是很乐意渲染气氛。我还是辨别不出这两人究竟是两个小伙子，还是一男一女，或两个全是女的。

“不可能！真的吗？你们真的要听《我们的生活：格林斯坦世家》？不，不，先让我说明白，内坦亚，难道这是要拼命破解我魅力个性之谜吗？”他抛给我一个顽皮、调侃的眼神。“你们真觉得自己能解决所有研究者和传记作家都无法攻克的难题？”观众几乎都鼓起掌来。“看来你们还真是够朋友！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内坦亚！姊妹之城！”他变得温柔起来，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观众们笑个不停，相互咧嘴乐着。有些人甚至还朝我笑起来。

他站在舞台的前半部分，靴子的尖头突出在舞台边缘之外，一边掰着手指罗列着可能性：“第一，也许他非常爱慕她，我是说

我爸爸，以至于不敢碰她？第二，也许她烦透了，因为他整天绕着房子转，洗过头后还总戴着黑色的发罩？第三，也许是因为她觉得在大屠杀中，他并没有受到任何牵涉，甚至连边都没摸到？我是说，这家伙不仅没有被杀害，他在大屠杀中连伤都没受过！第四，也许对我们父母亲的相遇，你们和我一样都还没有做好准备？”观众笑起来，而他，这位滑稽演员，这个小丑，又开始绕着舞台飞速走起来。他牛仔裤的膝盖处都开裂了，可他居然还穿着配金色夹子的红色吊裤带，牛仔靴上缀着银色的星星警徽。我还留意到他脖子后面垂着一条稀疏的小辫子。

“长话短说，先把这段结束了，演出可以顺利进行，你们可以真的翻开一本日历，从生日算起，倒退九个月，找到那一天，而后迅速找到我爸爸收集的那堆修正主义简报，那玩意儿可是占据了我们家半间屋，就是那个修正主义；另一半则堆放破衣服和牛仔裤，还有呼啦圈，以及紫外线杀蟑螂器。就假装——”

“——你们懂了。”吧台上几个人兴致勃勃地帮腔道。

“很棒的城市，内坦亚。”即便在他笑的时候，他的表情依然谨慎严肃，好像在控制着传送带，而那些个笑话就被传送带运出他的嘴。“所以我们三个人，我指的是我们家的生物学个体，我们挤在屋子里，一半地方被占用了，顺便说一句，他还让我们扔掉关于那个党派简报的哪怕一张纸，‘听好了，这可是后代的宝典！’他常常这么说，一边摆动手指，小胡子翘起来，好像有人电击了他的睾丸似的。没错，恰恰就在那天，即我被孵化并从此颠倒生态平衡的九个月前，你们觉得真能碰巧发生什么吗？是西奈半岛战役，恰恰巧合！这下子你们明白我是伴随着什么而来的